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textured surface. It features several large, out-of-focus circular bokeh lights in shades of red, orange, and green. In the upper right, there is a bright, multi-pointed starburst light. Scattered across the image are numerous white-outlined geometric shapes, primarily squares and rectangles, some of which are overlapping. A series of parallel white dashed lines runs diagonally from the middle left towards the bottom center.

太阳雨

和观众

林治宽 主编

太阳雨和观众

——《太阳雨》开播1周年通信集

林治宽 主编

大连出版社

1991年·大连

太阳雨和观众

——《太阳雨》开播1周年通信集

林治宽 主编

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连市中山区昆明街36号)

大连市打字机计算机经销公司电脑打字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300,000开本:787×1092 1/32印张:11³/₄

印数:1—50250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洪伟 特邀编辑:鲁丹

封面设计:刘渤 责任校对:恒田、孔岩

ISBN7—80555—339—4/I·82

登记号:(辽)第15号

定价: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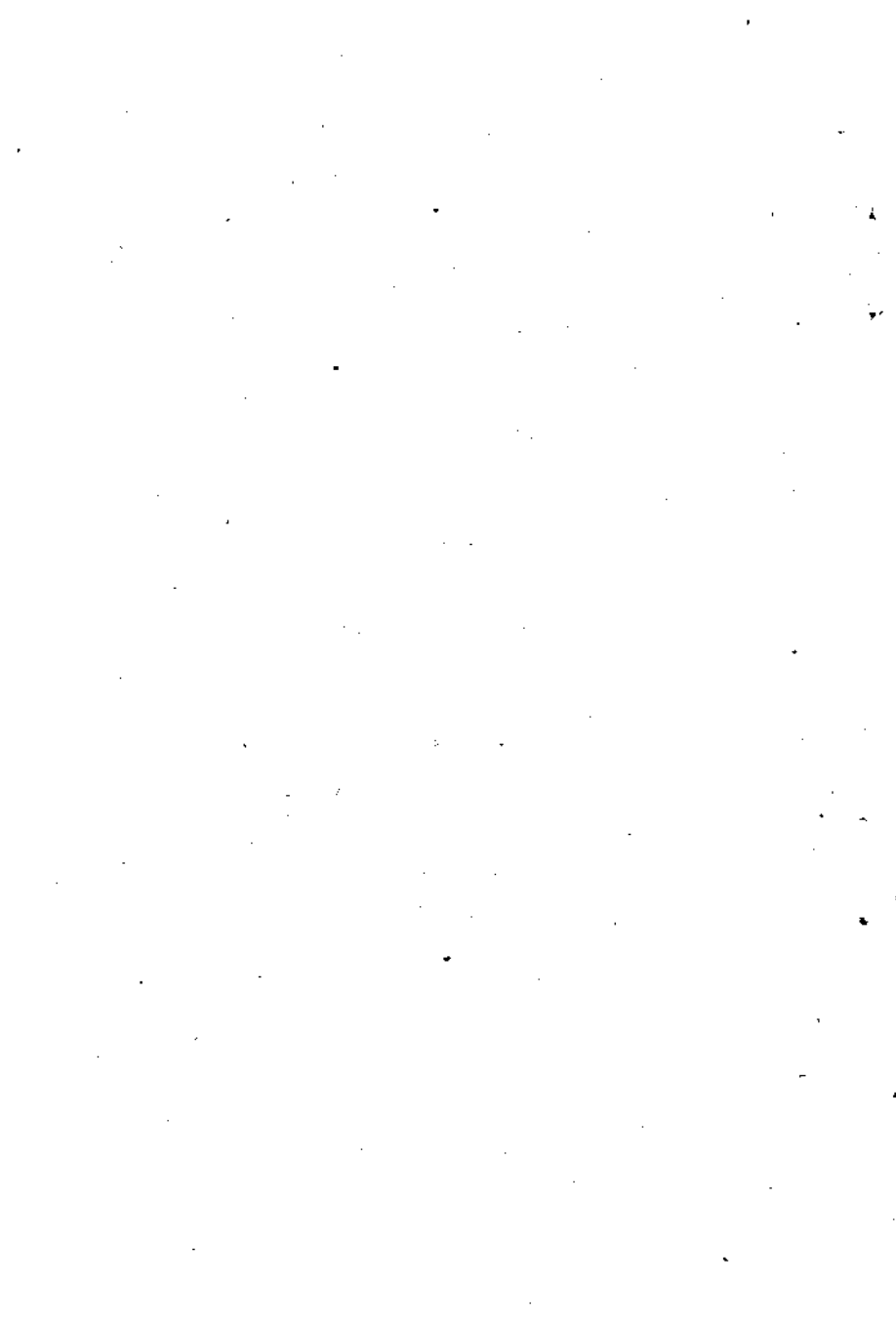
目 录

一、一封幕后编辑的回信	(1)
二、反应与评价	(33)
三、建议和意见	(239)
四、观众点播歌曲选	(285)
1. 我爱你，中国	(287)
2. 祖国赞美诗	(289)
3. 党啊，亲爱的妈妈	(291)
4. 我的中国心	(293)
5. 长江之歌	(295)
6.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296)
7. 我们是黄河泰山	(298)
8. 大海啊！故乡	(300)
9. 乡恋	(301)
10. 英雄赞歌	(303)
11. 亚洲雄风	(304)
12.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306)
13. 军港之夜	(307)
14. 十五的月亮	(309)
15. 爱的奉献	(310)
16.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313)
17. 让世界充满爱	(315)

18.	绿叶对根的情意	(317)
19.	我多想唱	(318)
20.	在希望的田野上	(321)
21.	歌声与微笑	(325)
22.	妈妈的吻	(326)
23.	为了寻求美	(327)
24.	心恋	(329)
25.	思念	(330)
26.	三百六十五里路	(332)
27.	送别	(334)
28.	月亮啊、我的月亮	(336)
29.	昨夜星辰	(337)
30.	几度夕阳红	(339)
31.	一剪梅	(341)
32.	万水千山总是情	(343)
33.	小草	(344)
34.	粉红色的回忆	(345)
35.	月亮代表我的心	(347)
36.	再回首	(348)
37.	我的未来不是梦	(350)
38.	天天想你	(352)
39.	手拉手	(354)
40.	友谊地久天长	(356)
41.	喀秋莎	(357)
42.	深深的海洋	(358)
43.	鸽子	(360)

44. 雪绒花	(362)
45. 我的太阳	(363)
46. 朋友	(364)
47. 小路	(366)
48.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367)

一封幕后编辑的回信



一封幕后编辑的回信

观众朋友：节日好！

这是《太阳雨》的观众朋友——寄信人，同他们仰慕已久的编辑、主持人——收信人之间的一次书面对话，所以让我们在《太阳雨》开播一周年的日子里，互致节日的祝贺。

看了这封信的题目，您会疑惑不解：我们把信寄给卢文燕、孙珂丹，怎么插进来个“第三者”；当你们知道他还是个年近花甲的老者，更会感到失望、扫兴，以至气愤，是吧？

然而，有什么办法呢？笔者本人在一个月前也没想到要写这么一封信，更没有要充当“第三者”的野心。本来我的宿愿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不羨屏前女，愿作幕后翁”。这一点，卢文燕、孙珂丹可以作证。有几次了，她们要把“后台”搬出来，加上“策划”、“监制”、“编审”等头衔，列入《太阳雨》的职员表，以至做进节目里去了，本人均未从命。打职员表，既给人以荣誉，更赋人以责任。笔者不想逃避责任，也逃脱不了，有片尾那块“大连电视台总编室”的牌子已经够了，出了问题不找主任，找谁？

卢文燕、孙珂丹，你们在信里千呼万唤不出来，主任由后台到前台，这原因大家可以，而且不少朋友在来信中已经猜出八九，待看完这封信你便会清楚地知道。

写不写回信，谁写回信，什么时候回信，都不取决于谁的主观愿望。

《太阳雨》出台以后，得到广泛承认，受到大家喜欢，特别是那么多朋友寄予厚望，我们自然高兴，但是又感到压力很大，整天在想并积极争取使每期《太阳雨》都能达到应有的水准。在观众朋友的关怀、支持下，《太阳雨》一直得到肯定，这使我们在精神上稍微轻松一点。但是，瞅着越积越多的来信，不能及时拆阅，更谈不上满足来信朋友的要求，我们的愧疚、不安的心情却不断加重。这件事，又不好意思找人代劳，因为编辑组成员不直接从信中感受友情，吸取力量，增加智慧，这既非寄信人所愿，我们也不甘心。

好在，笔者是个懂得珍惜群众来信的在报社熏陶、锻炼出来的编辑，在一个月前下了很大决心，暂时推开别的事不干或者尽量少干，专心致志地来拆阅观众来信。

象多数来信的格式、做法一样，也谈谈阅读来信的心情和感想吧。我发现百分之八、九十的来信的前几行，都先表明他（或她）及他们全家、全班、全连……全体是《太阳雨》的“热心观众”和“忠实观众”。也有不少在“忠实”、“热心”前头加上“最”、“最最”、“非常”的。我们实在难于承受这种厚爱，但是我们愿意也理应报“忠实”以“忠实”，报“热心”以“热心”——来而不往非礼也，何况这不仅仅是个礼节问题，更是反映“情”和“爱”的问题。许多观众朋友在来信中，畅开自己坦荡的胸怀，抒发豪情壮志，评说《太阳雨》的功过，对编辑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赐之以法、……，更有些痴情的青少年朋友，把深藏在心底，对自己的父母、亲人都未吐露的秘密，却向编辑倾

诉……。

这哪里是一封封简单的点播信，其中明明跳动着一颗颗滚烫的心，饱含着一片片亲人的情。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古人云：读《陈情表》，不哭不孝；读《出师表》，不哭不忠。笔者读这新时代的“陈情表”、“出师表”，比读李密和诸葛亮那两篇文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句，就出自诸葛氏的后出师表）时，更为感动。看看那些离家求学就职的少男少女们怀念父母、师长的来信，才知道他们的情有多深，读读那些远征、远航的战士、海员的来信，才知道他们的心有多忠。

被他们的情所感染，被他们的忠所震撼，笔者钻到来信堆里，越读越想读，越读越爱读，锲而不舍，孜孜不倦。一天要用去半盒钉书针告诉我，阅信的进度每日达五百封以上（有几天手指碰破了，便戴上手套，用剪刀把信剪开，从头至尾看完后，再把信皮、信瓤钉在一起，展开摞起来按月放进柜里）。5月1日：绿山顶上，风儿呼啸，雨打南窗，屋里阴冷，饥肠辘辘——猛然一看表，已经下午3点，忘了吃午饭。然而心里热乎乎，眼睛湿乎乎；5月2日：雨雾濛濛，气压很低，但是下午3点看完手头的最后一封信（二十三中一批同学为离去的英语老师点播歌曲的信），别提眼前多么敞亮，心情多么轻松，有如建筑师完成了一项宏伟工程。

朋友，我们终于能够告诉您：寄到《太阳雨》编辑组的来信，封封都已阅过，而且整整齐齐地放进绿山顶上最高的一间办公室的玻璃柜里。它们将被视为《太阳雨》编辑组，也是大连电视台的一笔宝贵财富。想想吧，一年来我们奉献出来的节目不到50小时，可你们回报我们的来信却一个月也

读不完。而其中包含的情和爱，岂能用篇数和时间来计算！

《太阳雨》播撒了爱、浇灌着爱，更收获了爱。

我们的奉献还是太少，而得到的报偿实在太多。

多么值得庆幸！一个月前，望着使人发愁的信堆，我曾险些失去看下去的信心。如果真的望而却步，岂不是遇到宝山却绕道而行，使已经到手的宝藏失之交臂，那岂不要铸成大错！出现那种情、理、法都不能容的事，我们将何以面对观众的信任和期盼！

现在好了，我们可以心地坦然地说，朋友，我们没有辜负您的信赖。

读完你们的信，我确认电视台应该庆幸1989年有《太阳雨》节目出世。

而我自己，则庆幸晚年有在这个岗位上为这么多观众服务的机会。

“余致力新闻工作凡40年”，很庆幸后十几年投身于电视事业。文革后，走“五·七”道路回来，未回报社，好多同行和朋友为我惋惜，而我对晚年的选择始终未悔，今天则深感幸而又幸。

我在海边生、海边长，平生爱大海，一下海几小时不想上岸，这几年因有腰疾，游泳机会少了。没想到却得到在信海里畅游的好运。“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何况，这么多天，沉浮于信海里，感情的涌流，阵阵簇拥着我，智慧的浪花，不时拍打着，任我纵情，任我遐想，我是多么顺畅，我又多么满足！

许多朋友在信中指出江山、激扬文字，畅谈理想、抱负，读来令人振奋；同时也有部分少男少女眼界不宽、悲悲

切切，痛诉自己的哀怨和不幸，恳求编辑伸出搭救之手，读他们的信也不禁甚感揪心。我，虽然不是你们来信中希望与之对话的卢文燕，不知是否也配得到你们如此这般的信赖，但是，作为有幸收阅你们来信的人，作为与卢文燕、孙珂丹居于同一岗位，做着同样工作的编辑，作为饱尝了人生的种种酸甜苦辣的过来人，为责任心、同情心所驱使，不能不尽朋友的义务，也在这里表表衷肠。

还是从点歌谈起吧。《太阳雨》所以受欢迎，首先是因为她播送了许多大家想听想唱的歌。点歌的朋友都愿称自己是歌迷。岂止是歌迷愿听歌、愿唱歌，更多的人虽然嘴上不唱，心里也都在唱，所以也都想听。人生不能没有欢乐，生活里不能没有歌声。好的歌，不仅因为它妙韵入耳，而且因为它的歌词就是一首诗。情生诗，诗言志。怪不得许多朋友因听歌生情，借点歌言志。

点播歌曲的来信中，要听《十六岁开花的季节》、《那

迷、电影迷、小说迷。进了冰场，半天不回家；有点零花钱，都送进了进步、虹霓电影院，那时只有苏联电影，几乎每一部都看；钻进图书馆，一天啃下几百页一本的小说。广泛的爱好、多方面地汲取、锻炼，使我增长了知识，陶冶了情操。“一个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羞耻，也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当时青少年崇拜的偶像——保尔·柯察金的这段忠告，奠定了我人生观的第一块基石。

《再回首》，多少朋友常点播这首歌，本人不敢说这大半生有什么作为，但是自认为过得还算充实，不管什么时候，总感到时间不够用。我最不理解更不同情那种为消磨和打发时间犯愁的唉声长叹。长海县一批高中同学来信说，中学生所处的是人生中最充实的年代，他们决心要分秒必争地拼搏。这话很对。不过，还应当说，一个人的一生都应该充实地度过。参加革命工作——我是在大连一中（现在的二十高中）初中毕业一周后被选拔到《大连人民日报》任记者练习生的。这一点似乎我比现在的青年同志幸运多了，因为当今没有大专以上文凭是进不了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可同学们哪里知道，大连市那时一共只有两所中学，一期初中毕业生也不过几百人。17岁当记者，深知任重而道远，启用“程远”的笔名激励自己持久奋斗。从多方面更多地汲取，更自觉地接受种种磨练，兴趣和爱好也越来越广泛。不作曲，进过艺校乐理班；不搞戏，细读过《我的表演体系》（苏联艺术大师史坦尼那部倍受世界戏剧界推崇的名著）；不表演，接受过高级琴师的启蒙；学理论，每天挤一小时、用一年时间啃下《列宁全集》的前三十一卷（可能报社资料室这套全集的封

底借书卡片的第一行，还记有我的名字）。多方面的知识积累，为我的一些文章增色，从而得到领导、同仁以及读者赏识。可是，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会为几十年后进入电视界提供方便，使我在现岗位上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叙述我的的人生观形成经过和成长过程，是想对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朋友说，珍惜你的青春年华，作好准备，面对这似乎漫长其实却很短暂的人生。有些高考落榜或不能继续读书的同学在来信中，悔恨自己虚度了一段大好时光，用沉痛的教训向同龄人进言，表示要互勉互励，迎头赶上。这是多么可贵！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是利己主义的人生哲学，不值得当代青年效法。但是要知道，苦和乐是相互依存，不能分开的。

在我们国家，各行各业都是甜蜜的事业。但是，哪一行从业者的甜蜜里不包含着艰辛？！还是拿我来说吧。小时候愿看电影，当时有一个梦想，希望将来当电影公司片库的验片人，以为整天看电影，那才最开心。也是没想到，在我50岁以后，却占据一个使局外人更感到羡慕的岗位。作为电视台外来节目的主审、终审人，整年、整月、整日在“带山”里徘徊——也是打个比方。节目员不断用小车从机场、码头、车站、邮局接来的新节目磁带，推到我的工作间。磁带堆虽然比不上山高，可是它的内涵却要比任何一座大山都要丰富。我的眼前天天都是五彩缤纷的世界，我的耳边时刻都为轻歌妙韵萦绕，自然惬意得很。可是，在“带山”里徘徊，并不比登山轻松。一个工作日结束，耳鸣眼花、腰酸背痛。5年前，腰疾发作，经过两次大牵引，医生嘱咐：不能从事久坐

的工作，每天要步行10公里锻炼。前一条办不到，总编室主任，哪能老站着开会、改稿、审片；只执行第二条：每天步行两小时，爬山上下班。小车不倒往前推，好歹又支撑到现在，这些天坚持看信，常有体力不支的感觉。但是想到我在做众目所瞩、众望所归的一件大事，就顾不得其它了。有时还想：如果我再次躺倒，甚至就此为我的一生划个句号，我也心满意足，别无他求。

婴儿呱呱落地之对于母亲、火箭升空之对于设计专家、钢花飞溅之对于炉前工、硕果压枝之对于果农、鱼儿满仓之对于渔公、桃李芬芳之对于老师，都是最幸福、最甜蜜的时刻。而对于我，这个60年代初作为本市第一名出访广交会的记者，在访问记结尾曾自比为蜜蜂——一个在蜜蕊里滚了大半生的“蜂蜜虫”，现在也正处在我今世最幸福、最甜蜜的时刻。“一周辛苦为拨云，喜在周末下雨时”。这就是《太阳雨》编辑的追求和幸福。

许多观众在来信中向编辑道辛苦、致谢意，我们在感动之余，也十分钦佩这些朋友的想象力、洞察力。的确，一期一期《太阳雨》节目也确实来之不易。也有些朋友、特别是一些浪漫少女，把编辑、主持人的处境，想象得过分美妙，并不了解她们在幕后的苦衷。其实，在她们的头顶，也不总是万里晴空，在她们的身边，也不总是温暖如春。《太阳雨》容量这样大，制作周期这样频，由于它的影响，领导和同志必然要给予更多的关注，而由于上下考虑问题角度不同，对主、客观情况的掌握、认识不同，新老人员经历、阅历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意见分歧，都难免产生摩擦，因而她们感到不顺心、不痛快的时候也是常有的。大船下水总是由浪花护

送,《太阳雨》产前也伴着阵痛,是很自然的。工作就是斗争嘛,也包括要同自己头脑里不健康的东西斗。在荣誉面前,在观众朋友抱有更多希望的时候,领导上对编辑组严格要求,这恰恰是更必要的关心。观众喜爱《太阳雨》,自然对这个栏目和它的编辑组,进而对大连电视台给予更多的关心,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为了满足朋友们的要求,又便于回答另外一些问题,这里把《太阳雨》出台前后的一些情况,还有编辑组的有关情况,一并作些介绍。

大连电视台明年“五一”将庆祝建台20周年。建台时间虽然不算短了,但是大部分都处在初创和试播阶段。1984年前,每周只有三次自办节目,当时还支着35毫米电影放映机,每周放两部影片,另一天放一两集短电视剧或其他文艺节目,电影或电视剧之前播一次比较短的《大连新闻》。当时,节目质量和发射效果都比较差,有些观众反映“今天我休息”、“看不见的战线”以及“多瑙河之波”,就是指那一段的情况。由于那时电视机还不普及,尤其是彩电还没进入多数家庭,节目信号不佳,或者发射质量差,引起的反映还不那么强烈、集中。以后,随着发射信号转为录相彩色化,收视率高的长连续剧陆续引进,加上越来越多的家庭买了彩电,观众的不满足感和参与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集中地对电视节目内容或播放方式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大连电视台的自办节目天数,随《大连新闻》播出次数增加,逐步改进为每周7天都有自办节目。

因为,青少年朋友希望一周学习、工作、训练后,在轻歌欢舞中放松一下绷紧的神经;更多的观众朋友想放眼看看世界,巡游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从“四化”建设的新面